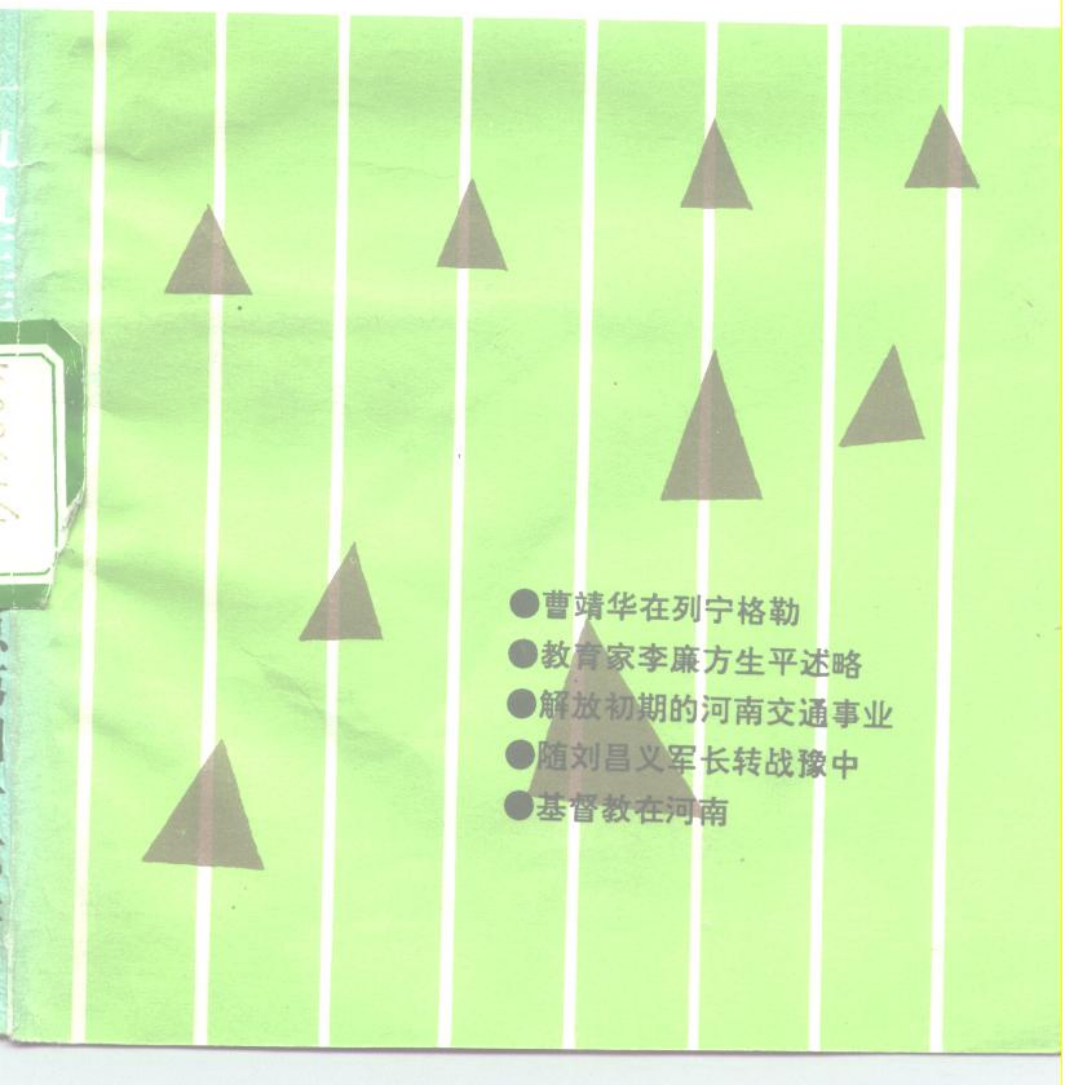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南 文史资料

1993

2

(总第 46 辑)

- 
- 曹靖华在列宁格勒
 - 教育家李廉方生平述略
 - 解放初期的河南交通事业
 - 随刘昌义军长转战豫中
 - 基督教在河南

河南

HENAN

文史资料

WENSHI

ZILIAO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3 2

(总第46辑)

DP681-2

河南文史资料

季刊

忆 曹 靖 华	少年曹靖华	颌 毅	4
	从渔阳里到东方大学	张 羽	9
	曹靖华在列宁格勒	崔永昌	17
	曹靖华在北平东北大学	关山复	23
	怀念曹靖华同志	刘 麟	27
	忆良师曹靖华	梅振才	32
文化 天地	《豫南日报》始末	李觉非	王勉之 36
	北新书局潢川总分店	朱逢春	43

教育家李廉方生平述略

郭 戈 46

校 园 忆 往	参加实验“设计教学法”前后	李道祥	58
	忆河南省立小学和廉方教学法	许一默	74
	国立第一中学在淅川	邢子义	81
	汲县学校流亡禹县记	詹相度	86
经济 史话	民国年间河南发行的纸币	杨 达	91
	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河南活动片段	周声远	104
	解放初期的河南交通事业	孙卫和	107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

中原人物	往事忆述	贾心斋	116
	贾心斋在抗日战争中	常森任	120
	朱玖莹为官商丘	芦广文	132
	别廷芳墓碑与纪念碑	陈照运	135
	郭海长二三事	梁建堂	144
	兄长般的朋友郭海长	冀 沔	150

忆河南省国术人员训练班	杨福乾	157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中州烽烟	从镇嵩军到十五军	谷国泰	160
	抗战中的郑州战役	李勋甫	177
	随刘昌义军长转战豫中	陈正风	183
	先父杨尚武殉国记	杨若星	208

基督教在河南	傅良平	214
--------	-----	-----

质疑·订正·补充	221
----------	-----

补白	徐玉诺保护文物 (22) 徐旭生在河大讲学 (26) 彭锡田
	题词论情理 (42) 李益三巧对县长 (103) 百泉乡师的校徽和校歌 (119) 丁氏教育世家 (131) 孙殿英在漳河训练班 (156)

主编	袁 蓬	副主编	魏一明 王锡朋 高蓉生
----	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

河南

HENAN

文史资料

WENSHI

ZILIAO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3 2

(总第46辑)

DP681-2

河南文史资料

季刊

忆 曹 靖 华	少年曹靖华	颌 毅	4
	从渔阳里到东方大学	张 羽	9
	曹靖华在列宁格勒	崔永昌	17
	曹靖华在北平东北大学	关山复	23
	怀念曹靖华同志	刘 麟	27
	忆良师曹靖华	梅振才	32
文化 天地	《豫南日报》始末	李觉非	王勉之 36
	北新书局潢川总分店	朱逢春	43

教育家李廉方生平述略

郭 戈 46

校 园 忆 往	参加实验“设计教学法”前后	李道祥	58
	忆河南省立小学和廉方教学法	许一默	74
	国立第一中学在淅川	邢子义	81
	汲县学校流亡禹县记	詹相度	86
经济 史话	民国年间河南发行的纸币	杨 达	91
	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河南活动片段	周声远	104
	解放初期的河南交通事业	孙卫和	107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

中原人物	往事忆述	贾心斋	116
	贾心斋在抗日战争中	常森任	120
	朱玖莹为官商丘	芦广文	132
	别廷芳墓碑与纪念碑	陈照运	135
	郭海长二三事	梁建堂	144
	兄长般的朋友郭海长	冀 沔	150

忆河南省国术人员训练班	杨福乾	157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中州烽烟	从镇嵩军到十五军	谷国泰	160
	抗战中的郑州战役	李勋甫	177
	随刘昌义军长转战豫中	陈正风	183
	先父杨尚武殉国记	杨若星	208

基督教在河南	傅良平	214
--------	-----	-----

质疑·订正·补充	221
----------	-----

补白	徐玉诺保护文物 (22) 徐旭生在河大讲学 (26) 彭锡田
	题词论情理 (42) 李益三巧对县长 (103) 百泉乡师的校徽和校歌 (119) 丁氏教育世家 (131) 孙殿英在漳河训练班 (156)

主编	袁 蓬	副主编	魏一明 王锡朋 高蓉生
----	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

少年曹靖华

○ 颌 毅

光绪二十三年秋，即公元1897年的8月11日，豫西伏牛山区的卢氏县五里川路沟口，一户不很富裕的秀才家里，新添了一个男孩。他，就是曹靖华。



曹靖华像

靖华父名培元，字植甫，20岁时在陕西考中秀才之后，为改变家乡“山性使人塞，山性使人滞”的落后面貌，决心为振兴山区教育奉献一生。他婚后已生二女，28岁时，其妻段氏又怀孕。一天，家无别人，她让植甫猜测这胎是男是女，植甫脱口而出：“是男！”为此，靖华出生后，母亲就起名“猜娃”。叫了一段时间，植甫嫌俗，

说孩子出生时正好天现彩霞，改名“彩娃”。

靖华7岁时拜师启蒙，父亲又引经据典，按家谱排行取名“联亚”。直到1919年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靖华在开封省立二中读书时，创办了《青年》半月刊，开始发表文章才署名“靖华”。

靖华幼年比较稳重，不多说话，但记忆力和想象力很强。入学前，在家总缠着母亲给他讲故事。诸如“鸭子坡上的金鸭子怎样被洋人所盗”，“鱼塘沟每到谷雨前后为啥会成群出鱼”，“桦栎

坝大树上的猴头是否猴子所变”，“千佛窑里五老道如何坐地成仙”，以及“五里川八大景都因啥得名”，等等。植甫见靖华如此肯学好问，暗自高兴，但从不当面夸奖。有时也给孩子讲上几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，让其思考或效法。靖华从这些故事中，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，有些内容已被写进了他的散文之中。

1903年，植甫受聘到离家30华里的朱阳关义学教书。这时靖华已将满7岁，应拜师启蒙。正好靖华之弟葆华，只比靖华小两岁，也快到上学年龄，为了互相作伴，植甫临走之前，就把两个孩子一齐托付给本村一位同姓的私塾先生。一个多月后，植甫从朱阳关回来，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检查学习情况。靖华先把书本往桌子上一放，对着父亲深深鞠了个躬，然后背过身子，把一本《三字经》背了一遍。父亲听后未加褒贬，顺手指着“人之初”一句中的第一个字，问靖华是否会讲，靖华急得用手乱掐自己的衣角，迟迟回答不出。母亲怕植甫急着孩子，连忙开脱说：“他伯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他又看风水又教书，咋能教好孩子？”植甫听后，把两个孩子拉近跟前，耐心地给孩子解释：人为万物之灵，但世上有好人，也有坏人。为此，人要从小学善，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。写人字撇要出头，捺要趁平，既顶天立地，又站稳脚跟。经反复考虑，植甫决定带靖华到朱阳关义学就读。母亲同意，并叫葆华也去。

朱阳关离县城130华里，街两头有东西衙门，比五里川街长人多，三六九日逢集。所谓“义学”，即学校占有相当一部分庙产，学生不纳学费。但学校多是本地的走读生，没设立食堂，靖华父子三人均在一亲戚家搭伙。一天中午，葆华吃饱后把一块馍扔了，靖华觉得可惜，拣起来自己吃。晚上睡觉前，靖华故意问其弟：

“父亲教的《锄禾日当午》那首诗你记得吗？我怎么背不过呢？”葆华不明其意，便把这首诗很熟练地背了出来。父亲听了先是哈哈大笑，后又严肃地问葆华：“那么，你为啥中午把一块馍扔了呢？”葆华恍然大悟，低头不语。从此以后，他对粮食也爱惜了。

朱阳关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但思想比较开化，广交朋友的曹植甫先生，平时收到书信较多，与外界保持着广泛联系。识字日益增多的靖华，不仅从父亲口头上知道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，还从父亲的书桌上读到了《仁学》、《少年中国说》等书籍。书中的进步思想，使他精神振奋，热血沸腾，启迪、鼓舞了他上进、自强之心。

1911年，朱阳关义学因有兵乱匪患，暂时停办。曹植甫暂时在自己家乡火神庙办学，靖华仍随之就读。当时吃面全靠自己推磨。父亲想让孩子经受劳动锻炼，隔几天就喊靖华黎明即起，帮家庭推完磨再到学校去。靖华年幼身低，力不从心，帮大人推磨只不过跟上转圈而已。父亲用手指在磨台上写些单词或成语，教他会读、会讲，并连词造句。这样日积月累，使靖华从小奠定了较为丰厚的汉语基础。

1912年，清帝退位。一天，靖华、葆华与曹涵、曹怀、贾玉玺等几个同窗好友，在五里川街上听了有关剪辫子的宣传之后，经过一番争论，下定了剪辫子决心。靖华到亲戚家借来一把剪刀，带大家到河边柳林里，互相帮忙剪去了辫子。母亲发现他们的辫子不见了，便大惊失色地盘问，并说：“辫子乃皇上规定的必留之物”，剪掉了“王法难容”，并“伤天害理”。植甫见老伴如此害怕，才慢慢放下正阅读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孩子们敢于剪去辫子，有勇气，做得对，辛亥革命不就是要改朝换代吗？我若也象他们这样年轻，说不定还剪得早哩！”父亲把两个孩子拉到

身边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中国人啊，就是太迷信皇帝。一个堂堂正正的脑袋，为什么非要拖条尾巴呢？”

就在宣统退位后的这年清明节，植甫带靖华和一群学生到山上踏青，靖华刚上到五里川八大景之一“金鸡报晓”的大小鸡冠山，就觉得累了。举目远望，只见重峦叠嶂，如沧海狂涛，想停下来休息。父亲未正面表态，只高声朗读起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诗句，鼓励靖华继续前进。从山上踏青回来，靖华摆出很多怪石和鲜花、奇草，以示满载而归。父亲问他对这次登山有何感受，靖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：“大山雄伟、壮观，家乡的山河太可爱了！”父亲说：“你是咱山区的儿子，应当有大山一样的性格。但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你长大之后，要走出大山，去见大世面！”

1913年，曹靖华报考卢氏县高等小学。从未离家远行的靖华，背上行李，步行两天到达县城。按照父亲嘱托，他在县城找到了一家亲戚家落脚。亲戚见靖华穿戴土里土气，怕考官衣帽取人，取出一套新衣服让他更换，并说明赶考是件大事，衣帽应当齐全。但生性倔强的靖华，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不考衣服考学问，何必如此认真！”功夫不负用心人，这次考试，靖华名列榜首。

县立高等小学为当时全县最高学府。课程有国语、算学、历史、博物、修身、音乐等十多门，这对只读过四书五经的靖华来说，犹如踏进了一个新的王国。他知难而进，埋头苦学。学校没有食堂，远路学生无钱上街包伙，得自己做饭。靖华家乡产麦子较少，主要靠吃粗粮。晚上豆面条，早晨包谷糝汤。柴湿烟旺，每顿饭都熏得他两眼泪淌。多亏他从小吃惯了粗茶淡饭，干惯了家务杂活，对这种苦读生活不以为苦。学校原定三年毕业，但因刚废除四书五经，开设新课，教师力不从心，得边教边学。加之袁

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也影响了教学。为保证学完规定课程，校方决定延长一年结业。

1916年靖华毕业前夕，老师以《我的志愿》为题，让学生作文，多数学生写的是，要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，或立志务工经商，实业救国，有的打算投笔从戎，报效祖国。靖华则写道：愿作一只报晓雄鸡，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；愿作一根小小火柴，将藏有豺狼的荒野烧它个烈火熊熊；或象一头辛勤的黄牛，默默地吃草，不停地耕种。

清末民初的高等小学毕业生，在卢氏山区犹如凤毛麟角，在人们心目中与以往秀才差不多。品学兼优的曹靖华，即将毕业前早有不少人为其奔忙，有的想让他留校任教，有的推荐他为县府督学。但靖华不为眼前名利所迷，决心走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。领到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证书之后，他按照父亲“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”，“应到山外见大世面”的教导，告别了卢氏山城，到当时的河南省城——古城汴梁去考学了。

1988年

（本文作者顾毅，原名邹杰义，曾任中共卢氏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主任。）

本文编辑 徐金柱

从渔阳里到东方大学

► 张 羽



渔阳里这个地名，在今天，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它，更不知道它在哪里。它就在上海十分热闹的淮海中路上，是一条正对着成都南路的狭窄的弄堂。渔阳里6号，这座二楼二底的普通房子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的地方。从1920年9月起，在屈指可数的一年时光里，在这里进出过的四五十名青年学生中，有刘少奇、罗觉（亦农）、任弼时、王一飞、萧劲光、傅大庆、汪寿华（何会亮）、任作民、俞秀松、彭述之、柯怪君（庆施）以及曹靖华、韦素园、蒋侠僧（光慈）等人。

曹靖华19岁高小毕业，遵照父嘱，告别家乡，到达省城开封，考进河南省立第二中学。他半工半读，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，他挺身而出，站在爱国反帝的第一线，创建了青年学会，创办了《青年》半月刊。1920年5月，他被选为河南省学生代表，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。会议地点在一品香大旅社。在会上他结识了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、当时的旅日学生代表李达，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。新时代的讯息，点燃了他心头的希望之火。他回省考试毕业，在求职无门、升学无钱、回家无路（当时北方大旱，盗贼蜂起，山区道路阻塞）的时候，决心束装南下，到上海去谋生。

过南京时，正值南京高等师范办了个暑期补习学校，请了很多名人，胡适、任鸿隽、蒋梦麟、李达，都在那里讲学。他想到

那里去碰碰运气，住了几天，想找工作没有着落。接着直奔上海，去找在一品香开会时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张静庐。张静庐对他说，泰东图书局有三个编辑，还要找一个校对。月薪 10 元钱，管住，自备伙食，问他干不干？曹靖华急着找一个栖身之处，就到四马路泰东图书局去当校对。那时，他嗜书如命，不放弃任何增长见识的机会，只要听说有人讲学，不管多远也要去听。泰戈尔来华讲学，他去听了；罗素到中国公学讲学，他不怕路途遥远，也去听了。听完之后，摸摸口袋，只有两毛钱，要坐车就不能吃饭，要吃饭就不能坐车，怎么办？吴淞到上海的火车，一趟一趟过，他摸摸口袋，不敢坐车，饿得不行，买个馒头吃了，只好徒步回店。黑夜沉沉，走了 30 华里，直到半夜，才到书局。早晨上班时，头脑昏昏，稿上出现了不少错误。张静庐一看，皱了皱眉头，问他原因，他说了昨晚步行回店的事。张体谅他，要他去歇歇再干，他心里却十分不安。

没多久，安徽朋友蒋侠僧来信说：饿肚皮不可怕，但没有时间自修怎么行？要他到安徽教书去。他辞了校对，到安徽的和悦洲。和悦洲归大通管辖，是孤悬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，船只在这里上货卸货。一里多长的街，设了个小学，曹靖华到小学去教书。他在那里又认识了不少进步人士。时间不久，蔡晓舟写信告诉他，上海渔阳里办了个“外国语学社”，正在招生，建议他去投考。1920 年底，他辞去小学教师职务，急急赶回上海。

他找到了刊登在 9 月 30 日《民国日报》上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，是这样写的：“本学社拟分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本语各班。现已成立英、俄、日本语三班。除星期日外，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，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，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，除英语外，各班皆从初步教授。每人选习一班者，月纳学费银二元。日内即行

上课，名额无多，有志学习外语者，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。此白。”

他找到好友蒋侠僧，一起到渔阳里6号，看到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“外国语学社”的牌子，得知虽然这个外国语学社在招生广告上列了俄、法、德、英、日等国语言，并且聘了李汉俊讲法文，李达讲日文，袁振英、沈雁冰讲英文，但主要的还是一门俄文，由杨明斋和库兹涅佐娃主讲。接待他的正是这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山东大汉杨明斋，其人面色温和，朴实诚恳，给曹靖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当他报名入学时，已有不少人经各地革命团体介绍来到上海，主要是来自三个省份，因此，很自然地分成三个小组活动：一个是湖南组，有刘少奇、任弼时、罗觉、萧劲光、彭述之、卜士奇（道明）等；一个是浙江组，有王一飞、俞秀松等；一个是安徽组，有蒋侠僧、韦素园、柯怪君、吴葆萼、章人功等。总共有三四十人。其中以湖南、安徽的人最多。曹靖华家住河南，而河南省只有他一个人。由于他报名时来自安徽，又有蒋侠僧等一批安徽朋友，语言和生活习惯也差不多，所以就编入安徽组，和安徽同学一起住在离校不远的成都南路的一所大房间。那里没有家具，没有床铺，晚上就睡在地板上。

曹靖华在回忆起这段学习生活的时候，说：“我们三个组的同学分散居住，上课时都在渔阳里6号，就在楼下那个可容几十个人的客堂间。对面墙上挂着个大黑板，我们都坐在木凳上上课。大部分时间由杨明斋讲俄语，他旅俄多年，俄语很好，用华语讲解时，一口山东腔。虽然他和库兹涅佐娃讲得都很认真、很热情，但是我们学习俄文的积极性并不高。我是希望学好俄语出国深造的，可是从当时形势看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苏联，远东战火未熄，想

要穿过西伯利亚，谈何容易！我虽然向往苏联，也曾在《青年》半月刊上写诗歌颂过列宁，赞扬十月革命，但是真能实现如杨明斋所说的‘学好俄文，出国深造’这个梦想吗？我当时没有信心。虽然对能否出国，思虑重重，但是对当时的学习环境我还是满意的。各地来的穷学生，分散居住，集中学习，除外语外，还可阅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《学灯》、《民国日报》的副刊《觉悟》以及介绍苏联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，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。更使我感到新鲜的是，不但没有照招生广告上说的‘月纳学费银二元’，而且管吃、管住，大家劳动，扫地、干活、参加社会活动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，到时开饭，过着全新的公社生活。对我这个山里人来说，渔阳里6号简直成了这个十里洋场里的极乐园。只有个别人，因为家里有钱，西服革履，晚上挤在渔阳里的楼上，白天出去逛马路，不看书，不学习，也不参加小组的集体活动。”

曹靖华以欣慰而满足的心情，参加外国语学社的各项活动。他在这里度过“三八”节，听了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的讲话。五一节前夕，学校早已印好大量传单，准备散发。法国捕房怕工人在五一节前闹事，派了安南巡捕和中国包探到渔阳里6号搜查过。五一节早晨，曹靖华和他的同伴们带上传单分路出发，有的去了天后宫、闸北、永安公司，曹靖华则一直送到黄埔江边的外滩一带。

五一节后不久，学校通知他：拍半身照，量身材，置服装，准备去苏联。乍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出乎预料地高兴，“我久久向往的梦幻终于实现了”。临走之前，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用打字机打的俄文条子。就他的俄文水平，当时还认不全，何况还有一些暗语。组织上说：这是出国护照，要妥为保存，千万不要丢掉了，丢掉了就不能入境；但也不能暴露，如果被白军查出来，就要掉脑

袋，只有看见红军才能拿出来，这是大家的命根子，一定要保管好。

曹靖华怀着既喜悦又紧张的心情，到马路上找了修鞋匠，撬开皮鞋后跟，把小条子钉在夹层里。出国之前，他拿出一张半身照片，托一个朋友，按照他留下的地址，寄给久违的父亲曹植甫。自然不能告知回信地址。

曹靖华多次回忆，他们这一批赴苏人员有七八人，由王一飞带队，同行的有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蒋侠僧、韦素园、吴葆萼、卜士奇等人。他们西服革履，以新闻记者身份，登上轮船，从上海出发，途经日本长崎时，轮船加水装煤，停了半天，又启船北上。三天后，到达日本军占领的海参威，住在一家小旅馆里。这个时候，王一飞告诉他们：“从现在起，大家时时要记着自己的两重身份：公开身份是上海各报的记者，真实身份就是那些条子上写的S·Y，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。北行路上，情况复杂，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，准备应付各种局面，经受住考验，保卫S·Y的荣誉。”

坐了一段火车，到达乌苏里，再向前是真空区，铁路中断，要在这里步行通过真空带。北边是红军控制区，南边是日军和白军控制区。在这段空白区里，表面上是三不管，实际上是白党、红党都在活动。他们碰见了各色各样不同打扮的人，正象舞台上表演的三岔口，敌、我、友很难识别，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。他们一身崭新的西装革履的打扮，被红军当成日本的间谍；而从海参威跟踪而来的红胡子则把他们当成从中国来的茶叶商人，到俄国去做投机买卖，身上定会带着不少金条、金票。他们绝不会想到，这几个翩翩少年，除了身上的这套衣服，每人口袋里只有三块钱，只够吃饭、喝开水。由于大家都在猜疑，曹靖华他们也把换成便